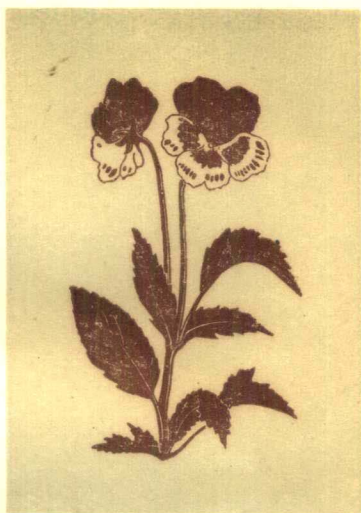


林姐

巴 波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林 姐

巴 波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63年·哈尔滨

林 姐

巴 波 著

韓 承 霖 插图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爾濱道里森材街14—5号)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张5 $\frac{13}{16}$ ·插页(平)6(精)9·字数81,090

1963年10月第1版 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1,000(其中: 精1,000)

书号: 0134

统一书号: 10·121

定价: (6) 平 七 角
精 一元一角

目 次

医道.....	1
静静的密林.....	28
搬家.....	98
路上.....	125
北上列车.....	139
林姐.....	159

医 道

容大夫下放到柳屯門診部，几天来，心情好像是没有生根的浮萍，总是空落落地不踏实。

这种不踏实有些来由：比如，她从学校出来就当儿科大夫，十几年来没有换过医院，现在骤然来到一个陌生环境，颇不习惯。她的日常生活原是有条有理的，起居有定时，吃喝有定量，杂物放在一定地点，夏天穿白的，冬天着青的……。现在骤然过集体生活，感到一下不能适应。她的生活天地，平时除了家就是医院；假日里，天气好上公园，天气不好上电影院剧院。现在全是另外一回事，又离开了亲人，心里更是不踏实。

她的处世态度，求学时是埋头书本，掌握技术；当了大夫后，勤勤恳恳，累积经验，一心施展

济世活人的抱負。解放后，经历了各种运动，耳濡目染，眼界开闊了一些，开始懂得了应该为谁工作和怎样工作。但也只是懂得而已。她仍是那个老态度，认定只要工作經得起挑剔，不发生哪怕是很小的医疗事故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她在政治上无所追求，因此学习理論，定不下心；开会討論，很少发言；历次思想小結，从抗美援朝时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起，到一九五八年的双反运动止，都是一个老問題：脱离政治，或是純技术观点。尽管一方面这样小結，一方面又这样表白：“顾了这一头，就顾不了那一头，业务太忙啊！”

从业务发展的情况來說，容大夫的确忙。不过，不管怎样忙，她仍是沉住气，按部就班地过日子，該上班就上班，該休息就休息，一絲不乱。她已經四十挨边了，可是，眼角沒有魚尾，額上沒有橫紋，看样子三十都不到，头发烏亮，脸色雪白，再加上不苟言笑，令人覺得端庄中还有股冷气。其实，容大夫在家里，对丈夫，对孩子，总是像春天的太阳，兴致高时，还哼哼歌子，从《茶花女》中的《飲酒歌》，一直到时下电影名曲，都能哼一些片

断，有功夫时，也看看小说，十九不离是看那些情节曲折的小说。只有这时，她接触的世界才比较广阔，也为小说中的辛酸或欢乐所激动。当然，她不是有意识想通过小说去认识世界，更谈不上为这个世界动手术；但是，不管小说中的消极因素或积极因素，都促使她更加觉得选择医道选得对。这个职业使她产生了一个想法：她不求于人而是给予人。因此，她认为她对世界只有义务，但这义务不是约束，而是她的最大自由。

她没有估计到，党对她的期望更高，希望她贡献出更大的力量，才让她下放锻炼。同时，考虑到她的岁数，又决定下放在农村的医疗基层单位锻炼。她呢，一直以为本单位业务上离不了她，从未想到下放会轮到她的头上。就这样，她第一次离开大城市，第一次离开家，第一次不依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现在，人到了柳屯，事情已成定局。听了各级领导对这个山区所作的介绍，她在日记上归纳为三点：“第一，柳屯地处山区，生活比较艰苦；第二，这里文化落后，亟需有经验的大夫，尤其是儿科大

夫；第三，这个門診部乃是先进单位，对自己的鍛炼是个有利条件。”日記写到这里，她想了想，又补充了几笔：“这个門診部虽是先进单位，論人力，只有中級医士一名，还是主治大夫，其余数人不外是護理員、助产士，都是少不更事的年輕人；論設備，病勢稍重的，只有轉院。”很明显，在这里，她應該是有所作为的。她不断地对自己說：定下心来！定下心来！一定要定下心来！

容大夫第一天应診，碰到一个牙痛病人。牙痛跟儿科有什么关系呢？容大夫沉吟了。她察覺門診部的医护人员都像在瞧着她似的。的确，这些年輕人都怀着一份尊敬的心情，一份求知的愿望，注意着这个城里頗有名望的儿科大夫。她們，不管是保健員或是助产士，甚至司药，对这个山区容易发生的疾病，都学到一些土洋結合的治疗本領。容大夫来到她們当中，她們很兴奋了一陣子，都决心要向她学到一些更高的医疗技术。比如，在换药桌边团棉花球的護理員小刘，只等一有机会，就要向容大夫拜师。現在，容大夫工作开始，小刘就更加留神注意容大夫怎么应診。按常理，容大夫对治疗牙病，

一般是知道用什么药的，可是她又怕病沒有看准，耽誤了負不起責任；又怕不是兒科的病例也治，开了头以后不好办。她灵机一动問小刘道：

“公社医院有口腔科么？”

小刘点点头。

容大夫松了口气，为病人开了个轉院証明。可是，病人不愿意，他說：“到公社医院是四十里，一来一去起码誤两天工，現在正是打場的时候，誰誤得起？”

口气硬，意見尖銳，态度直爽，这些容大夫都不在意。她知道病人是爱发脾气的，就尽量婉言解释：“耽誤久了，治疗時間就会拖长，更不划算。”

病人低声地喃喃着：“早知道不行，我根本就不来，白誤了半天工！”

容大夫仍不动声色，只是劝慰着，說什么有病还是應該治。病人不爱听，哼了一声，像是呻吟，又像是忍住怒气，站了起来。在一旁的小刘急了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以一种請示的口气問容大夫道：

“治这病有个土法子，試試看，行么？”

容大夫听了，觉得有伤自尊心，雪白的脸上一下升起红晕。可是，一轉念，自己初来乍到，不摸情况；况且又是下来鍛炼的，决不能让人留下話柄。便应了一声：“行！”

小刘瞧見容大夫答应了，很是高兴。

那么，护理員小刘怎么治牙痛呢？容大夫坐在那里，心里乱糟糟的，說不上什么滋味。她調侃着自己：“这就是鍛炼么？”打心底嘘了一口长气。不过片刻功夫，她却听見病人在感謝小刘了：

“簡直像一下就把病拈走了一样！真灵！真好！我先給你貼張口头大字报！”

病人走后，小刘瞥見容大夫滿脸困惑的神色，便天真地向她解釋：“扎針。我的全副本領，就是学了这一手扎牙痛。”

这天晚上，容大夫按时上床，可是违反一向习惯，脑子里翻騰着，久久不能入睡，白天發生的事，动摇着她长期以来的信念。她朦朧地觉得，所謂工作要經得起挑剔，是怎样的挑剔呢？不發生哪怕很小的医疗事故，还有什么事故呢？对世界只有义务，是什么样的义务呢？給予人，是誰給予呢？

又是什么样的最大自由呢？这些都像一堆乱丝，理不伸，解不开。她又不愿理，又不愿解。最后，自解着，又叮嚀着：这样不分科的一揽子大夫，要更谨慎一些。还在心底找补一句：这是锻炼啊！更不能出哪怕是很小的医疗事故！

不两天，柳屯门诊部根据秋收打场活茬紧张的情况，决定送医药上门，办法是分片进行巡回医疗。容大夫和助产士小江是一路。这是容大夫第一次到群众中去。一得知这个决定，她就设想着前途有很多关口：能不能走山道？能不能和农民弟兄同吃同住？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病例？能不能解决问题？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？她设想得概念，答复也就不具体，只是在心里肯定：能！就这样上路了。

黑龙江山区的秋天，是多彩的季节：只见这里一片绯红，那里一片金黄；有的一片黛绿，有的一片草青。使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音响更是动人：这里虫声唧唧，那里鸟儿鸣囀；风过处有如海潮沸腾，无风时仿佛隐隐响着一曲交响乐。真是好一派天籁！更使容大夫陶醉的，是一阵阵扑鼻的清

香，仿佛空气都是甜蜜蜜的。她感到从没有过的心曠神怡。她活了近四十岁光景，好像才第一次察觉祖国是这样美，这样可爱。她不由得失去了平素的矜持，兴冲冲地对小江問这問那。

“这是什么树？”

“柞树。”

“这个呢？”

“椴树。”

“这个呢？”

“紅松。”

“啊！紅松，是那种珍贵的木材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是什么鳥叫呢？”

“窠丽。”

“啊！是云雀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小江对这些景物却并不感到新奇，神情也就显得不那么热烈。她好像不大爱說話，对方不問，她就悶声不响。原来这个身材壮实，額寬鼻直，經常都是扣紧嘴唇的小江，童年时就死去爹娘。这个貧

农遭留下的孤儿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苦难遭遇。解放后，由于党的关怀和教导，她才成了农村里出色的助产士。如今已经有着四年的接生经验，还是一个模范的共青团员。她的性子虽然沉静，可是心里却是热乎乎的。

走了二里地，容大夫就腿发软，微微有些发喘。小江轻轻说了一声“歇歇吧”，两人就在道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。歇了三五分钟，又动身上路。就这样三里一停，两里一歇，走了约莫十里地，容大夫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早已无心观山玩景，更没有兴致提问。这样，又走了五里地，好不容易才来到藏在山窝里的小屯子。

打场时节，屯里人少，留在家里的都是不能劳动的老年人，还有那么几个病号。小江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走路似的，不停脚地领着容大夫挨家串门。每到一户，小江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。她的脸上微带甜甜的笑，眼睛闪着柔和的光，仿佛沉浸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里。她话虽不多，但那么亲切。而人们呢，够岁数的称呼她为闺女，年纪差不离的就唤她做妹子。只要她一进门，就忙着烧水沏茶，

摆出山果。这种热乎劲，连容大夫都感染到一阵阵温暖，也引起一种由衷的羡慕。平素，容大夫不苟言笑，她有意識地要保持作为一个大夫的尊严。現在深入到群众中来，她知道这样是不行的。她很想說話，却又苦于找不出合适的話题，像是突然失掉了語言能力似的。只有面对病人的时候，她才又恢复了这种能力。但这也不过是同一般大夫对病人的談話一样，只能詢問一些病情，叮囑一些注意事項。身在群众之中，可感觉又在群众之外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容大夫有些发慌了。

一进入医疗工作，沉靜的小江，每当容大夫瞧完一个病人，就打破砂鍋問到底地提出一連串問題，比如，这是什么病？怎样判断？有哪些药能治？可能会轉什么病？等等。这些提問，有的仅是一般常識，有的却是專門學問；問得天真，也問得認真。要解釋得通俗而又中肯，也并不簡單。可是容大夫見小江这么虛心求教，她也就乐于相助。后来不等小江詢問，她就主动給她讲解，儼然是师生关系。容大夫一想到这个，就引以為慰，也甚為自得。

巡迴医疗的第一天，小江带着容大夫借宿在一户貧农家里，睡的是对面炕。房主人招待得那么热心，一家人挤在南炕，腾出北炕招待客人，还特地朝炕洞里加添了几把柴禾，給炕上鋪了家里最好的被褥。对于主人的这一番殷情厚意，容大夫連声地表示謝意，可是，惟独对于睡对面炕，却感到非常别扭。使用別人的被褥，这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。临行时什么都想到了，怎么偏偏沒想到带被子呢？难为她急中生智，想出了一套对付方法：用手巾垫在枕头上，再用头巾蒙上被头，而且和衣而臥。总之，她尽量避免皮肤直接与被褥接触。可惜沒有手套，两只手只好放在外面。就这样，她还是睡不踏实。她发觉被里又硬，又光滑，还有一股說不出的什么气味，最后弄得連呼吸都不自如了。她可一点不知道，这是房主人的新被，既沒有任何人盖过，也从来沒有下过水、抖过浆。这就是那种光滑感和藍靛味道的来由。容大夫翻过来复过去，越疲乏越睡不着；炕上透过来的热气，她并不感到温暖，而是觉得全身都在刺鬧。她折腾得一宿都沒合上眼。和她并排睡的小江呢，倒头就睡，靠枕就着，呼吸

均匀平稳，真是睡得又香又甜。容大夫不由感叹道：“还是年轻人好。”在贫农家第一宿的感受，促使容大夫给她丈夫写了一封长信。信末总结出一条经验：以后下乡一定要带被子。

容大夫第二天起床时，头晕脑胀。她很发怵，巡回医疗才开始，前面还有很多个相同的夜晚，不睡觉行么？中途再折回门诊部？不，打退堂鼓就意味着退却，也意味着锻炼的垮台！容大夫不会走这一着棋。要怎样才能做到像小江一样呢？她又苦于找不出答案。真是难啊！容大夫的眼瞳微黑，脸色微青，嘴角仿佛有一道下挂的皱纹。这一天她很少说话，神气不是矜持，而是有些颓然。不过，临到工作时仍是认真仔细，一丝不苟。只有这时，她才忘记了一宿的不快。

她医疗工作认真，得到农民弟兄的真诚欢迎。她越来越觉得，这不像城里那种大夫和病人的关系：有病求诊，病除了事；更有别于旧社会那种大夫和病人的关系：论钱看病。在这里，是这么一种人与人互相关怀、亲切而又质朴的关系。这种关系，天平量杯衡量不出来，别的任何物件，也都比

較不出來。容大夫察覺這個，珍貴這個。何況農村多麼需要比較成熟的大夫啊！然而，一想到對面炕和那一身的刺鬧，仍是覺得別扭。她自認為是以獻身的精神來支持自己堅持下去的。她的這種心情，小江沒有發覺，也不可能理解。小江一心向容大夫學習業務，兩人相處很是融洽。可是，後來發生了一件事，卻引起兩人都有些疙瘩。

那是巡迴醫療快結束的時候，在一個屯子里碰見一個難產婦。這個產婦發作了兩天兩夜，子宮已不收縮，小腹已不陣痛，她精疲力竭，隨時都會發生險惡變化。小江曾為這個產婦作過產前檢查，估計會難產，因此一再叮囑她發作後要到公社醫院才保險。可是，發作時，正碰上打場，從隊里抽勞動力抬她上醫院，產婦覺得耽誤農活太大，就把問題悶在心里，結果鬧成現在這步田地。生產隊發現後，一面打電話給門診部告急，一面扎担架準備送醫院。在這節骨眼上，容大夫和小江進屯了。人們像遇見救星似的，簇擁着她們來到產婦家里。生產隊長是個老年人，他以長者的身分口口聲聲地叮囑道：“要保證母子安全啊！”